



著 翼天張

蜂 蜜

版 局書代現

現代創作叢刊

蜜蜂

張天翼 著

現代書局 版

1

蜜蜂

實價八角五分

著者 張天翼

發行者 洪雪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北平 廣州 福州 漢口 南京 鄭州 重慶 貴陽 九開 江封 汕頭 雲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12, 20, 再版

2001—3000冊

No. 0351

自題

這小冊子裏所收七個短篇，算是一九三二年的『成績』，及格不及格當然由讀者先生們來評定。這裏所要說的祇是對於幾位朋友的謝意。

如蜜蜂的寫成，得謝謝那些小朋友：不和他們混得很熟，我寫不出這篇東西。仇恨曾易稿一次，第一次寫成的更不成話，由一個『我的朋友』指出了許多壞處，重寫一過的。

有許多朋友則和我隨便談，和我批評，我感謝他們的好意。祇是有一個朋友是法

朗士式的批評，那可叫我無法學乖。還有一種批評方式，我也不能那個：像『我的朋友』某先生（他沒胡適博士那麼有名，甚至於從沒寫過半頁文章，祇是嘴裏那麼隨便談談而已），他祇是說某篇『行』，某篇『不行』，並不說什麼理由。他是不知從什麼地方拿來了一個圈子，就拿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式，大了套不進：『不行』。恰套住：『行』。這圈子那兒來的？為什麼要拿這圈子去套？為什麼套不合式？沒有說明。這一種廉價的演繹法，使你摸不着頭腦，因此你也無從信服。幸而這位『我的朋友』不是批評家。

此外，則我從他們嘴裏知道了我自己的那些短處、缺點，使我能注意到這些而想極力能避免牠。

還有，常常有些朋友對我所寫的東西各有各的看法，都和我的原意是兩回事，甚或相反。因此也有些讀者先生在罵我。這當然是我的錯：那些還沒矯正過來的缺點，使

我的筆把原意滑走了樣子。這小冊子裏所收的幾篇也如此。假如我在這裏把每篇都解釋一下如何？那是可笑的：讀者先生們當然祇憑你已寫出的東西去看。道出了你的原意就能挽回你的失敗不成？

那麼我在這裏留下一個空白來，讓讀者先生們和『我的朋友』們去填罷。

一九三三年二月。

目次

路	一
宿命論與算命論	二五
最後列車	六
夢	二〇
仇恨	二四
和尚大隊長	二七
蜜蜂	三三

路

「不許動！動一動就開槍！」

八九個人提着手提機關對着我們。

這怎麼回事呀，媽的？

手提機關的口子像在發怒，要吐出火來。那圓口子是黑的，彷彿是個無底洞。這真是個奇怪的傢伙！

我們大家面對面瞧了一眼，又瞧瞧那瘋了的八九個人：他們擎起手提機關，動都

不一動。

這八九個人的臉子發青。

怎麼回事呀，這是？

這八九個發瘋的傢伙不是咱們伙計麼？當面那個是老乾，他是一隊的隊長。他旁邊的是兔二爺。再過那個是六太保，七隊隊長。還有……這八九個傢伙都不是咱們司令的親信人麼？

「不許動！老乾又叫『有話說！』」

有話說。可是老不說。

小老三拖拖我的衣角，小聲兒問：

「什麼毛病？」

「不知道。」

鐵牛在我們前面，咕嚕着：

「媽巴子有什麼蹩扭……」

咱們余隊長和三四隊的兩個隊長溜着馬的，到這兒他們都站住了，他們綑着臉，咬着嘴唇，瞪眼瞧着老乾他們。咱們隊長怕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哩。

我們大家都不動，也不言語。我們的槍架搭在老乾他們後面，迫擊砲加濃砲也放得老遠的，要是我們想搶過去拿槍，老乾他們的手提機關就得不客氣了——格格格格……

「聽司令跟咱們話說！」老乾說。

昌大爺早打破屋子裏走了出來。你別瞧昌大爺小個兒，他媽的有能耐着哩。咱們司令就是他。帶咱們炸鬼子的鐵路，搶鬼子的鐵甲車的就是他。鬼子談起來都怕他。誰叫鬼子攪得昌大爺沒日子過？

「燭糕操，祇是昌大爺要說話！」

「說就說得啦，幹麼擊着手提機，見媽的鬼！」

昌大爺先瞧了幾個隊長一眼，就

「伙計們……」

「說什麼呀，那麼……」誰咕嚕着

「當咱們什麼人看，那麼比着槍……」

「別嚷！」

「聽着，許有什麼毛病哩……」

「別說啦，伙計。聽他的。」

「伙計們，」不知是冷還是怎麼，昌大爺的嗓子直抖索着。「咱們走到死路裏來了。咱們四面全是日本軍隊。伙計！你們跟着我……」

一陣風，把昌大爺的話吹散了。

「誰叫咱們到這死路來？」鐵牛吐口唾沫。

「咱們應當跟鷄冠溜的自家人取聯絡的，」說這話的是個學生。咱們這隊伍裏什麼人都有：昌大爺是帶了他那五百個民團出來的，後來跑進來一些學生，鬍子，兵，老百姓。

「本來誰不知道這鐵路區四面都是鬼子軍隊？」還有個學生子埋怨着。

「昌大爺總有昌大爺的鬼門道，」小老三說。

「鬼門道是呀，咱們明兒就打進長春了！」

「別言語！」老乾又叫。

可是還有人言語：

「老乾他們怎麼啦？」

「一有什麼毛病，咱們先幹他，媽糕操！」

「伙計們！咱們現在……」昌大爺顫着聲音，不時地瞧瞧咱們余隊長。「咱們現在孤零零陷在這兒了……四面山上全是日本軍隊……伙計，你們說，咱們要死還是要活？」

「咱們要死的話幹麼要打出來？」

「要活！」

「要活！」

不知道是人叫，還是四山起的回聲，老聽見「要活」「要活！」

昌大爺擺着兩個手叫大家別嚷。

「是呀，咱們爲的要活……」昌大爺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咱們幹到底！」三隊上一個伙計。

「咱們當然會幹，還用手提機關壓着咱們才幹麼……」

「咱們不是傻子……」

「別多嘴。」昌大爺發起怒來，腮巴子上泛起紅色。

咕嚕着的聲音像住了雨似地慢慢息了下去。昌大爺對大家瞧了一轉，又往下說，說得很快地：

「對，咱們要活！可是咱們走到死路裏來了。日本軍隊比咱們多三四倍，野砲大砲都是全的……咱們要想個活的辦法。咱們要活祇有一條路……」

「幹到底……」

「不許嚷！嚷就開槍！」昌大爺把假嗓子都叫出來了。

誰都閉住嘴。祇有四圍的松樹給風刮得搖着，嚷着，聽來像在嘩嘩地下大雨。

不許嚷，就祇許昌大爺一個人說話。

「伙計們，你們跟我也沒有幾個月份啦。咱們一塊兒熬着苦，咱們是親弟兄：有禍同當，有福同享……你們跟着我，你們享了什麼福呀……我準得給大家享點福，我心上才過得去……」

享福？他說了些什麼？活都活不了，還享福？

我對伙計們瞧瞧，伙計們也對我瞧瞧。

「伙計們，現在我們祇有一條路。不走這條路，咱們就都死。走這條路，咱們可就到了「有福同享」的日子啦……」

什麼都靜着。伙計們出氣的聲音也聽不見。松樹也不嘩嘩的了。人馬，槍枝，加濃砲，迫擊砲：總而言之什麼都悄悄着，都想聽聽昌大爺說出一條什麼路。

昌大爺把眼睛掃來掃去。臉漸漸在變色。嘴張了一張，可沒說出來。幹嗎那麼難說啊？

老乾和六太保瞧了昌大爺一眼，

天地都靜着。

突然昌大爺開口了，彷彿費了多大的勁才說出口來的。噪音雖然不大，可是像雷似地震破了這悄悄的世界，誰都給嚇了一跳。

「祇有一條路——祇有一條咱們歸順……」

簡直是一聲雷！

「怎麼，歸順……」

「歸順誰……」

「媽巴子他瘋了麼……」

上千的腦袋動了起來，像風吹着的麥草。

「投降鬼子麼……」

怎麼昌大爺會說這些話？

可是的確是昌大爺。你不聽見分明是這小小個兒麼？不分明是他麼——那帶領着我們拆橋炸鐵路，帶着我們幹鬼子的……

「誰叫咱們投降鬼子，咱們幹誰！」

昌大爺像有個什麼鬼附在他身上。他把身上彎着，一雙紅眼釘着我們。兩手抓着拳。瞧那勁兒簡直得把我們嚥下去。他臉發鐵青色，腿發抖。他對那八九個擊着手提機關的咆哮着：

「小心他們動！」

他媽的這是怎麼……

我全身發一陣寒。手上膩膩的：一手的汗，瞧瞧我們伙計們，誰都咬着牙，嘴唇成了白色。